

三 夜郎之種族

夜郎究屬何種族，今已難詳考；惟據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，漢武帝殺夜郎王，「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，甚重之，求為立後；」水經注卷三十六鬱水注，亦言「漢武帝時有竹王，興于豚水，遂雄夷濮。」是則夜郎當為夷、僚、濮之共主。考漢晉之僚，當屬藏緬族系，而古代百濮，則屬掸族系，夜郎究屬何者，今難詳考。惟以其所居之地考之，則夜郎所居多近水地，與夷族相近；再以其後裔考之，則其一部分遺裔，至唐稱為牂柯蠻，保有使銅鼓之俗；其苗裔之混化較遲者，今稱為仲家，與雲南蠻人或擺夷，系統相近。惟須加以附帶說明者，夜郎舊地之西北部，自東晉以後，即為俛僮（藏緬族系）所錯居；而其東南部，又自昔為屬於南蠻系統之苗僮所出沒，則舊夜郎國之苗裔，或亦不無混化耳。（註六）

以上夜郎國歷史，地理，種族之大概也。夜郎立國在二千年前，交獻散佚，多不足徵，根據現存之史料，僅可考證如上。至若更進一步之搜求，則有待於考古學之發現矣。

（註一）遼頃襄王遣將莊賤伐夜郎一事，今本華陽國志亦有記載，文與後漢書南蠻傳傳小異；但漢書南蠻傳下頗注引華陽國志，與後漢書文合，惟「莊賤」作「莊賤」。故可推知後漢書亦係引華陽國志，其文當較今本華陽國志近古。

（註二）關於莊賤王漢之年代，張澍續資治通鑑長編二曾為辨正，其文云：「史記云：建國王遣將莊賤，從沅水伐夜郎滅之，遂至滇池。後漢書作建頃襄王，遣將莊賤，二說

建國。案建國王于開元五十年立，至開元十年，在位十年；至建國三十五年，建國明廢出黔中地，中歷開王之八年，懷德王之五年，相繼四十八年也。如為成王時事，則廢在漢已五十餘年矣，何以稽久不歸？考頃襄王之立也，在魏王十六年，照案東地十九年，廢之奉使至滇，值建國不遇，當在此時矣。」其說與余暗合。

（註三）廣德縣相當於今日何地，舊有三說：（一）杜佑通典（州郡典十四懷遠郡）及輿地考廣德縣（梧州興業縣下）皆以「貴州」即漢廣德縣地，「貴州」即今廣西貴縣一帶。惟貴縣在南寧之下，今水經溫水條明言先經廣德，後東至領方縣（即今南寧一帶），故杜預皆誤。（二）陳澧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（卷六），以百色為漢之廣德縣，蓋誤以溫水為今之西洋江，脈水為今河，二水合於百色，故以百色為漢之廣德，亦誤。（三）汪士鐸漢志考，謂廣德在西北盤合流處，即今榮業縣（舊廣德縣），最為近乎所實。

（註四）清嘉慶宜州縣志卷十三古蹟志：「都郎縣，縣西北一百六十里，本漢鬱濠縣析置，屬鬱為郡。後漢書，略未復載。……今有都郎潭，即縣故址。」

（註五）水經注對於南北盤江合流後之下游水道，不明明瞭，雖明言「溫水又東至林廣德縣為鬱水」（經文）及「脈水又東經林廣德縣為鬱水」（注文），但亦於二水下游別有水道，其關鍵所在，以為母飲水。蓋既言「牂柯水（即脈水）又東經母飲縣西，母飲水出焉；」又言「存水又東經牂柯郡之毋飲縣北，而東南與毋飲水合，」是毋飲水通牂柯水與存水，非暗指今之紅水河而何？惟據前人考證，存水係今龍江上游，周水即今龍江，與紅水河並不相通；然存水周水，究為今日何水，尚無一定不移之論證。余竊疑存水周水，水經既立一專條，當為一大水，若以今之龍江當之，殊嫌過小；若以今源出貴州廣順定番之格必河及下游之紅水河當之，則庶幾近是。蓋第一可以說明「存水東迤且南臨北」，與牂柯水相去甚近；第二可以說明毋飲水通存水與牂柯水，即指紅水河上游册亭至天峽（格必河入紅水河處）一段也。惟水經本身對於西南水道之知識既不足，而考定古地名又係一難事，故存水係格必河紅水河之說，亦祇有存疑而已。

（註六）參閱羅宗霖「中夏系統中之百越」（獨立出版社）一五六—一六〇頁。

論

旅

行

許 羣

旅行是最高樂的事。名山大川使着你心境開闊，勝景史區使着你目曠神怡。旅行充實你的經驗，增添你的生命花紋，讓你的文章煥發

光彩。這種愛好是人的天性，稍加培養，便感到它的妙趣，餐風飲露，人跡橋霜，一天不出門，精神為之鬱結。古今中外文人學士有旅

行癖者很多，徐霞客便是例子中的例子。

旅行等於讀書，自然界便是你的研究院，它不只給了你寶貴的經驗，還磨利了你的觀察。孔夫子周遊列國，奠定了他的偉大哲學，太史公周覽名山大川，成就了一部歷史鉅著。往昔交通困難，但是古聖先賢彷彿以旅行爲他們的主要業務：這種精神最應該讓我們取法。

遊記和詩詞甚至一切文字作品，都足以啓發遊興，平凡的山水一經品題，便爾聲價十倍，正如聽了批評才認識作家，讀了介紹會發現名著一樣。看到郁達夫徵引「似此星辰非昨夜，爲誰風露立中宵」，我愛「兩當軒」至於不忍釋手，把「綺懷」十四首讀個爛熟。念了少仲馬的「茶花女」，我開始研究「曼儂·萊斯戈」的爲人有什末特別。後來又讀了喬治·穆爾(George Moore)的「一個青年的自述」，使我對於高第葉(Keophile Gaulier)的「穆班小姐」發生最大的懷疑。我愛白門柳色，我愛鴛鴦湖水，我愛西子池邊的蒹葭，我在虎邱山上追尋過夜半鐘聲的陳跡：那是受了王漁洋，吳梅村，張繼，甚至郁達夫(他有一篇小說叫「蓮桂花」，是寫西湖)等人詩歌和小說的影響。在中學時代天天「研究」聊齋，後來在膠濟路上經過，總是瞻顧留連，希望能一觀蒲松齡先生筆尖上所渲染過的遺跡。在青島，伴着幾位朋友從海道去勞山，幸因大家捺不起風浪，廢然返棹，於是上清宮的牡丹耐冬始終沒有機會一見，到現在還覺得不能釋然。爲了寶竹坡那一段「江山船女美人麻」的風流放誕的故事，傳誦士林，我不惜費了好多周折，在富春江上消磨了兩夜，飽覽釣台勝景，烏篷船的滋味嘗透了，但是我生也晚，卻只看到江山，而不會看到美女。

遊記是文字，文字作品中也往往蘊藏着側面的遊記。我不喜歡神韻客遊記的寫法，原因是他只注意自然景物的表面。我愛伊爾文(Washington Irving)筆下的卡茲奇爾山色，我愛泰戈爾在「沈船」中所寫的恆河沙景。太史公不會寫過遊記文章，不過隨處都在顯示他的旅行經驗，譬如他寫「平原君贊」，便以「吾嘗觀趙之夷門，夷

是一篇地理報告，然而又未必有科學家的眼光，像這樣讀來索然寡味的東西，絕不應該混跡在遊記文學之中。寫遊記同其他作品一樣需要技巧，你不能單單描寫景物的表面，要有神致，有情感。王摩詰的「朝水滄潭，與月上下，深夜寒犬，吠聲如豹」，雖在寫景，卻搖曳有丰姿。「甲行日注」和「陶庵夢憶」都當列爲遊記範圍，前者有「王涇塘掛帆而南」，後者有嘉興烟雨樓和西子湖諸篇，清冷雋奇，使人灑然有出塵之想。

馬克吐因的「老實人出國」(Throcents Ahead)是一本非常標準的遊記，用閒情逸致的手法寫莊嚴偉大的事物，談詭怪誕，趣味橫生，他對威尼斯好像厭惡，因爲出門就上船，竟稱之爲「跛者的樂園」，真是異想天開，別開生面。但是他引證詩人所寫武士坐着小艇，在很好的月夜訪晤他的情婦，也不雷側面渲染了水城的美麗。金雷克(Alexander William Kinglake)的「東方」(Eastern)描寫中東風光，黑海沿岸的特點，阿拉伯民族的習俗，十分騰旋動人。康南海的「十國遊記」(大概不會寫全)的意大利，薛福成「出使日記」中的好多篇，徐志摩的歐行鱗爪，也很夠得上上乘的作品。不過古今中外好的遊記畢竟鳳毛麟角，能寫遊記的人不見得有周覽名山大川的機會，有遊歷機會的人(如一般地質學家或科學家甚至一般胸無點墨的大腹賈)又不一定長於寫作。戰後世界大同，旅行成爲家常便飯，希望好的遊記源源出版，飽衆人之眼福。

近年很出版了一些政治色彩濃厚的遊記，如威爾基的「天下一家」，如法國科學家居里的女兒伊芙·居里(Eve Curie)的「戰地行」(Journey Among Warriors)，都屬於這一類。約翰根室寫過「三洲」內幕，實際也是旅行經驗。不過他們僅以人物爲對象，對浮現眼前的自然形勢則很少涉及，這些都應該另立門戶，不能作遊記讀了。也有一些雖爲遊記，實係「小說家言」如「西遊記」，「鏡花緣」，「阿麗思漫遊奇境記」，「海外軒渠錄」(Gulliver's Travels)，

旅行是一種樂趣，寫遊記也是一種樂趣，甚至讀遊記也是一種樂趣。走的地方越多，寫的興趣越大，讀的興趣也越濃。中國人最不善於培養旅行的情緒；一部分是抱着「父母在不遠遊」的見解，（但是父母死了以後呢？）一部分則奔走仕途，勞碌一生。他們不知道旅行的樂趣，更不把遊記當作文學的寶藏。旅行沒有人提倡，遊記文學也就不能正常地發展。結果只能置羣少數騷人墨客的吟詠，來維持勝跡的流傳。

其實人類全有愛好自然的天性，對於雄偉壯麗的佳山水，便是一位沒有文學修養的人，也懂得欣賞它的趣味。許多西洋學者（尤其是古代希臘學者）主張不要把時間消磨在書本，而要消磨在沈思，我覺得單靠沈思還不算夠，若能參加自然的體驗，更可以有新的啓示。旅行可以補書本的不足，可以擴充思想的線路，任何作家能夠有一點旅行的經驗，都能發生絕大的妙用。小說家頗有極好的例子：吉普林

122187

沙灘附近號稱爲「中國之拉丁區」，這一帶有着許多許多的小公寓，裏面住着一些不知名的學人。這些人也許是北大的學生，也許不是。這些小公寓通常是一個不太大的四合院，院中種上點雞冠花或者牽牛花之類，甚至有時有口金魚缸，但多半是並不十分幽美的。東西南北之間間的隔得自成單位，裏面一付鋪板，一張窄窄的小書桌，兩把凳子，洗臉架，運氣好也許還有個小書架。地上鋪着大小不一的磚，牆上深一塊淡一塊，裱糊着發了黃或者竟是黢黢黑的白紙，襯着那單薄、殘廢、褪色的木器，在十六支燈光下倒也十分調和。公寓的鑰通常比學校的快半點，這樣，老板娘夜間好早點關電門。

北大與北大人——「拉丁區」與偷聽生

朱海濱

（Paul Ward Kilgus）小說的故事在印度，庫拉德（Joseph Conrad）寫海上生活，哈德森（W. H. Hudson）的「綠原」是以南美森林爲背景，海明威的「戰地鐘聲」是寫西班牙內戰。一個常常寫作的人，會把思路搜窮，沒有新環境的刺激，誰也會有江郎才盡之感。我覺得任何人都應該把旅行作爲事業（Career）的一部，積蓄金錢，充作經常的旅行費用。寧可節衣縮食，也不能剝削了遊歷的權利。因爲那正是一種享受，同西洋人吃牛奶，中國人吃鷄湯一樣過癮。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先生在他的「平民的世紀」（The Century of Common Man）裏建議戰後每個人都應該有牛奶吃，我倒覺得他應該建議戰後大家要注意於世界的旅行，因爲想實現世界大同的理想，人與人的來往非常重要。

戰爭剝奪了我的旅行機會，希望和不到來之日，能夠芒鞋竹杖，終年聽雨虎邱，蕩舟駕鷁湖裏。謹祝東南的錦繡河山，依然完整無恙！阿們。

三十三年六月，陪都。

在這裏面的物價設備，儘量保存着京師大學堂時代的原狀：不乾淨的毛房，雨季從牆裏面往外滲的霧氣，每天早晨你得拉開嘎門洪亮的喊「茶房！打水！」但是有着成百成千的人從幾百幾千里路外來到北平，住到這十九世紀的公寓裏，戀戀的住了一年，兩年，甚至三年，四年，直到逼不得已，才戀戀不捨地離開。甚至到了西北，還有一位不是北大的朋友，三番兩次地向我讚嘆中老胡同（著名的三老胡同就是沙灘附近佈滿了公寓的東老、中老、西老三條小胡同。）的公寓生活。他說他第一次到北京，冬天的半夜裏出了車站，坐着輛洋車在漆黑中摸索到一位朋友住的公寓裏，輕輕的推開門，小小的房，小